

白鳥庫吉著
王古魯譯

塞外史地論文譯林
第一輯

複本

商務印書館發行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

大秦國及拂菻國考

原文見史學雜誌第十五編（一九〇四年）
第四、第五、第八、第十、第十一各期

泰西學者學習漢文最初研究所謂「中國學」(Sinology)的時候，他們所採取的研究題目，大率是關於昔日曾在中國邊外出現過的民族及國家一類事項。在此等民族及國家之中，他們尤其熱心研究的，就是西域諸國中的大秦國（後稱拂菻）。據漢魏史書，大秦國是位於中國極西的文化國家；又據唐代所書的景教碑文，傳佈景教至中國的大德阿羅本是大秦國人，所以在泰西創始「中國學」的傳教教士，傾注其全力，研究此國，是當然的了。但漢史所載大秦國記事，甚欠精確，對於推定大秦國方位上，最感困難，因此讀者各異其解釋，議論從而百出。自基爾罕（Athanasius Kircherius）氏在其所著的哥布底語埃及語時代前後論（Prodromus Coptus Sive Aegyptiacus）一六三六年出版）中，翻譯景教碑文介紹「大秦」名稱於歐洲學者間之後，大秦國常成為難解之問題，雖經其後二百六十八年之久，似尚未見此問題之解決。

今試考此問題經過情況，自劉應（Claude de Visdelou）特基鈕（Joseph de guignes）克拉普洛忒（Heinrich Julius Klaproth）等諸大家，下了「漢史中大秦國即係歐洲羅馬國」的斷案之後，此說大得勢力，

例如「東方學者」勃婁德希那以逗爾 (Emil Bretschneider) 愛德金 (Joseph Edkin) 黎希托芬 (F. F. Richthofen) 等無不崇奉此說，真是風靡一世。因此大秦問題，至是似已告一段落。夏德 (F. Hirth) 教授本亦傾心於此說的一人，始而懷抱目的，企圖鉤釋此說，使更爲確鑿有據，乃再就漢史，廣搜博證，於是發見「如以大秦國目爲意大利的羅馬，則與漢史記事齟齬之點甚多」。夏德氏遂放棄舊說，對於此問題之研究，更欲開一新生面，經慘憺經營之後，遂得結論云，大秦本地，即係西部亞西亞的敘里亞 (Syria)。他的名著中國與東羅馬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實即報告此種研究的結果。此種新解釋，頗受大多數學者的公認，他的「中國學者」 (Sino-logist) 的名聲，也就喧傳於世。但學者之中，對於此說，加以非難的，並非無人。亞倫 (Allen) 氏撰一文，題曰「大秦究在何地」？痛擊夏德氏的「大秦即敘里亞說」，企圖建樹「大秦即亞爾美尼亞 (Armenia) 說」以代之，以其考證，並不精確，遂未得學者間贊成而止。普婁飛亞 (G. M. H. Playfair) 氏亦批評夏德之說，關於瑣細之點，意見稍異，但在大體之議論方面，對於「以大秦爲敘里亞」之說，全然表示贊同之意。嗣後「東方學者」對於大秦問題，殆成靜寂狀態，似已目夏德氏爲最後解決此問題的人物了。

大秦問題之經過情況，既如上述，以余淺學，再容喙於此，似嫌不自量力。但就漢史討究之結果，與泰西學者所得結果，頗有異議，所以在今日，余欲再將此問題提出，以仰求方家的指正。

○後漢書第八十八卷西域傳第七十八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濕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其卵如

輾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臨諸小城焉安息國居和檀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糴海中善使人思士懸墓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屋復獻獅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奇珍異物焉

○後漢書第八十八卷西域傳第七十八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聖王之（聖飾也音火既反郭璞雅注云聖白土也音瑟）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輶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終無盜賊寇讐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紀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三國志第三十卷註內所引魏略

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爲罽於安息今臾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連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郤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處東南西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爲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荳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騊駼駱象鴝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爲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爲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獅子猛虎爲害行道不羣則不

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之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無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葦簾自隨有自言者受其辭投簾中還宮乃省爲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氾復王曰于維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絛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麻絛作織成氈氈毼氈氈氈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布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卽其類陽嘉三年時疎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瑠石卽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鬣駭雞犀瑠瑠玳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關梁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瑤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氈毼五色毼氈五色九色首下氈氈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伐布溫宿布五色桃布絛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薰陸爵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陸道今其略如此其人民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蔥嶺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氾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氾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氾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氾復斯賓阿蘭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氾復六百里氾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維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維屬大秦其治在氾復東北渡河從于維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縣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

【一】漢魏時代之大秦國

當研究漢魏時代大秦國的時候，可供作主要材料的，既然就是上面所舉的後漢書條支國及大秦兩傳和魏略的大秦記事，故我儕先欲推定此等書籍所據史料的年代。在後漢書條支國條內，以于羅國爲安息西界，且以之歸入安息國領土內；而魏略則以之爲大秦屬國。按諸史乘，羅馬國勝安息國，略取幼發拉底河（Euphrates）下流域，共有二次。第一次在特洛耶奴（Trajanus）帝時代（公元一一五年）；第二次則在喀修司（Cassius）時代（公元一六五年）。所以劉宋范曄編纂後漢書西域傳之際，所使用的，至少必須屬於公元一六五年前後的材料。又魏志中所引魏略，係魚豢所作，其編纂年代雖不明，但必不能前於魏末（即公元二六四年）；或後於裴松之受宋文帝命加註於三國志之年代（即公元四九二年）（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 14）。魏略中關於西域的記事，既屬依據古書西戎傳，故魏略此種記事，顯非撰著魏略當時情事。且西戎傳本文中，既記有安息國存在時事蹟，所以可以知道此傳的編纂，當在安息國滅亡（即公元二二六年）的前後。而曩日曾在安息國領內的于羅國，在此傳中既已變爲大秦屬領，則此傳的編纂，可以推定最早亦必在特洛耶奴帝征討安息年代（即公元一一五或一一六年）以後；遲則或在喀修司征討安息年代（即公元一六五年）以後。後漢書及魏略之大秦國記事，各有優點，後漢書似注重「以政府記錄作爲史料」，如記載使節往來一類的公事史蹟。而西戎傳的著者，苟非本人爲曾經親履西域土地的旅行家，即係曾經直接自西域旅行家處獲聆見聞之人，憑記憶所及，記載地理，甚爲明確。故如欲推定大秦國的方位，主要材料，必須依據魏略所引的西戎傳。

按魏略本文，西戎傳著者，似以「西海」爲主體，而分「海東」「海西」及「海北」三大區。「西海」的名

稱，在中國史書中，隨時代而異其指定之目標。但後漢書及魏略所載大秦傳條支傳條中所見之「西海」，一如夏德氏所說廣指波斯灣 (Persian Gulf) 及紅海 (Red Sea) 一帶的海水，已無待多論。西戎傳著者，以此海為主體，樹立方向，指「位於此海東方的安息、條支等」為海東國，指「位於此海西方的埃及 (Egypt)、腓尼基 (Phoenicia) 等地中海 (Mediterranean) 瀕海之地」為海西國，而稱「位於其中間的大食及敍里亞地方」為海北國。夏德氏將「海西」二字，解釋為「此海之西支 (Western Arm)」，指紅海，將「海東」解釋為「此海之東支，指波斯灣」。如依夏德氏之論法而言，則「海北」云云，究指若何海灣？夏德氏豈非因不能舉出而置之未論乎？如欲正確了解魏略文意，必須豫先明瞭此三大區劃。

魏略云：(下文斷句，依照白鳥氏譯者註。)

『大秦國一號犁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行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大都三。』

此段所記路程，大致如下。即自安息西界波斯灣頭的安谷城 (據夏德氏之說，或係Orchoe?) 出發，迴繞阿剌伯半島南岸，入紅海，在埃及國登陸，而至大秦都城，再從上引之文下讀，則云：

『却(圖書集成作「卻」字)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

此文所記路程，即係自波斯灣頭，經巴比倫 (Babylon) 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入敘里亞北部，出地中海，而經海路至大秦都城。上述文字，對於確定大秦國方位，最爲有用。如誤解此段文意，則對於決定此國的方位，將生極大差異，故余欲充分研究此段本文。夏德氏將此段本文，譯出如左：

The country of Ta-ts' in, also called Li-kan, is on the west of the (Great Sea west of An-hsi (Parthia)) and Tiao-chih. From the city of An-ku, on the boundary of An-hsi (Parthia)) one takes passages in a ship and, traversing the west of the sea, with favorable winds in two month; with slow winds, the passage may last a year, and with no winds at all, perhaps three years. This country is on the west of the sea whence it is commonly called Hai-hsi. There is another great sea. In the west of the sea is the city of Chih-san. From below the country one goes straight north to the city of Wu-tan. In the South-west one from there travels by a river which on board ship one crosses in one day. There are three great divisions of the country (perhaps: three great cities).

From the city of An-ku one goes by land due north to the north of the sea; and again one goes due west to the west of the sea; and again you go due south to arrive there. At the city of Wu-Chih San, you travel by river on board ship one day, there make a round at sea, and after six day's passage on the great sea, arrive in this country. (譯者按白鳥博士所引夏德氏原文與譯者所見一八八五年版夏德氏所著中國與東羅馬六八至六九頁所載譯文，微有不同處，茲記之於下：(一)第二句中“Passage”及“with no wind”的“wind”，白鳥氏引文均作複數名詞(s)在“with favorable

winds”下，中國東羅馬所載譯文，尙有一“arrives”字。(3)中國東羅馬所載譯文云：“There is a river coming out from the west of this country, and there is another great sea”白鳥氏所引文中，缺括弧中字。(4)中國東羅馬六九頁第二行中云：“In the south—west one further……”句中“further”一字，白鳥氏引文中作“from there”二字。

夏德氏將本文中『直截海西』句，譯成『截海西（即紅海）』，但此句應譯成『截海而西』。又『凡大都三，卻從安谷城云云』，夏德氏讀成『大都三卻』，而譯爲三大區域，是錯誤的。『卻』一本亦書『却』，應隸下句讀之。又將『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句，讀成『復直南行經之』，以『烏遲散城』隸下句，而譯爲『在烏遲散城』，且以此城爲道程之一起點，頗屬費解。按『經之』的『之』字與前面二句『直北行之海北』、『直西行之海西』中『之』字，意義相同，亦應解釋爲『赴』字。

夏德氏將魏略本文，既照上述讀法，故在解釋道程方面，與余意見相異，亦屬自然之勢。夏德氏節略上舉本文之意，曰：

『案魏略所述，我儕可以推測，在魏代（即公元三世紀），中國著者已經知道埃及沿岸各港的貿易。在這時代的大秦國中，令人不能不視爲「亦包含埃及在內」，此可於魏略所載下列文字知之。魏略云「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一如余所指，就是紅海。（此段文字中所提及之河，我以爲即是尼羅河（the Nile），而另一大海，即係地中海（此段方括弧中句子，白鳥氏所引文中脫去，茲就原書補譯於此，譯者誌。）』

魏略又云：「海西（in the west of that sea）有遲散城。」「遲散」二字的古音，似應是“Disan”，故余

大膽斷定此係尼羅河一支流的河口之亞歷山大城 (the great city of Alexandria) 城名經中國式不準確的譯音，而訛成此二音的。魏略又云：「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從國下」一句，或可解釋爲「入國之前」的含義，中國著者或許是拿「正入紅海的旅客的觀點來記載的。旅客要達苗司·霍爾姆司港 (the Port of Myos Hormos)，必須向直北航行。」「烏丹」或許是本地拿來呼霍爾姆司港的。此處的西南方，有商旅路線在哥布忒城 (the City of Koptos) 附近與尼羅河相接。中國著者所述「西南渡」河，一日乃過，或許用來修喻此河的大小的。上引文句似係記載經由埃及而達敘里亞「安的烏克 (Antioch)」「泰埃爾 (Tyre)」或腓尼基城市之某一城市」的路程。又其下文云：「有大都三郤，」似係指包有遲散城的埃及及國，埃及是劃分爲賓爾泰 (Delta) 海普泰諾米司 (Heptanomis) 賽倍司 (Thebais) 等三大區域的。魏略又曰：「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我知此文文意，即係記載亞歷山大城至大秦都城的烏克的路程。「烏遲散」的古音，是“Odisan”「烏」字(“Wu”或“O”)不過在上述的「遲散」一名上是附添之辭而已，余信以爲此名是亞歷山大城的正確對音(此段譯文曾參閱中國與東羅馬書而譯成。譯者附誌)。

余解釋此段本文，與夏德氏大有相異。夏德氏之論斷，以大秦本地爲敘里亞，而以大秦都城爲安的烏克，但我儕則以埃及爲大秦本地，而以亞歷山大城爲大秦都城。如欲證明此說，必須先將魏略文意玩味。魏略大致謂「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以其在海西，故亦稱爲海西國。」所謂海西國者，一如前述，指位於波斯灣及紅海等

海水以西的國家，此名（即海西）本身已足證明昔日的埃及而有餘。至於腓尼基·巴勒士登（Palestine）及在地中海沿岸的敘里亞部分，雖亦包括在海西國之中，但大秦本地是埃及，頗爲顯然。又魏略中「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二句，甚爲曖昧。單就字面而言，一如夏德氏所說，「大海」爲地中海，而「大海」下「海西」二字，亦可解釋爲「大海之西」。我儕苟通讀魏略全文，遲散城（正確的名稱是烏遲散城），既是位於敘里亞海岸的都會，故此處「海西」二字，實與「海北」、「海東」等對稱，而係地理的區劃，所以「海西有遲散城」句，似應解釋爲「海西國有遲散城」。夏德氏將魏略述至上述二句爲止的道程，解釋爲「自紅海經埃及而至安的烏克或腓尼基的城市之一」的路徑，實則此係記述「自波斯灣渡紅海而至埃及即大秦本地」的海道。本文中「有河出其國」、「從國下直北」等句中「國」字，明指大秦國，而行程的目的地，是埃及及都城亞歷山大城，亦甚明顯。夏德氏雖云魏代漢土著者，似將埃及及亦包含在大秦國領域內，但據余所見，埃及（羅馬領域）實即爲大秦本地，而敘里亞·腓尼基等地，反應視爲包含在此領域之內。余之此種見解，應與魏略所記通達大秦的陸道互相印證，而益悟其實際。

魏略於陳述經由海道通大秦的順序之後，續書「卻從安谷城」句，可知其語意，欲另記陸道，迴遡上文。「從安谷城……直北行之海北」句，當係說明經由卡爾地亞（Chaldeas）、美索不達米亞等地，渡幼發拉底河，而出敘里亞北部的路徑。「復直西行之海西」句，當係說明縱貫敘里亞而出地中海沿岸的路徑。又「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句，當係說明到達地中海岸附近一都城的路徑。夏德氏雖將烏遲散城目爲亞歷山大城，但就本文所述

路程順序推之，無論如何，不能作如是看法。故我僭毋寧欲將此城，比定爲安的烏克，因『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句下，記有『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即係記載渡過安的烏克城畔奧龍底斯河（Orontes），出地中海，自此，海路行六日而達大秦都城亞歷山大城的路徑。此處本文中有『到其國』一句，「其國」二字，與本文他處所記『有河（尼羅）出其國。」句中「其國」二字，均係指埃及國，甚爲明顯。夏德氏將『經之烏遲散城』句，讀成『經之烏遲散城』，究何根據？如將「經之」讀斷，則代名詞「之」字，究指何地？意義漠然。加之，如果以烏遲散城爲起點的時候，就漢文文法而言，應書『從烏遲散城』，可自本文『從安谷城』等句例知之。要之，此節所記陸地，係順次記載從安谷城達亞歷山大城的路徑，至本文『到其國』句，表示合理的終局。並非如夏德氏的解釋，一方係記載自安谷城至安的烏克的陸路；而另一方係記載自亞歷山大城至此處的流路。

魏略中又記載「似曾位居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的驢分國至大秦國的路徑，謂『驢分國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夏德氏將此節，譯出如左：

The king of Lü-fen is subject to Ta-ts'in. His residence is 2,000 li distant from the capital of Ta-ts'in. The flying bridge across the sea (river) in Ta-ts'in west of the City of Lü-fen is 230 li in length. The road, if you cross the sea (river), goes to the South-west; if you make a round at sea (or, on the river) you go due west.

夏德氏將『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句，一氣讀下，目爲句中主格，此種讀法，實與文法不合。如依夏德氏讀

法，則『從』字，將成衍文。此處似應讀作『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其下『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一句，甚為難解。夏德氏以為漢人往往有稱『渡河』為『渡海』的，因此將此處本文中『海』字，都作『河』字解釋，頗有討論餘地。按『渡海飛橋』的『海』字，意義雖和『河』字相通，但如將其下的『渡海道』、『繞海』的『海』字，都作『河』字解釋，則祇可稱為附會的解釋。後漢書大秦傳云：『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由此而言，則可知魏略『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云云，即係『渡海』北飛橋長二百三十里』句書寫之誤。『海北飛橋』當係幼發拉底河上所架之裴格瑪 (Zeugma) 橋。『渡海道』當係指地中海間之航行，而『繞海』云云，當係指經由埃及及賓爾泰北部而赴亞歷山大城事。因此，如依夏德氏所譯，將本文中『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句，解釋為『取海道(河)則西南行，繞海(河)則應西行』，則驢分國至大秦路徑，將分二條，似不合理。余意苟其本文中，含有此種意義，則應書成『渡海道則西南行，繞海則西行』，而況裴格瑪橋邊以迄安的烏克之間，並無如此之海或河呢？

夏德氏將魏略中『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句，讀成『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Coming from An-hsi [Parthia] you make a round at sea and in the north, come to this country) 又將後漢書中『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句，讀成『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Coming from the land-road of An-hsi [Parthia] you make a round at sea and, taking a northern turn, come out from the waste, n part of the sea, whence you proceed to Ta-ts' in) 普婁飛亞氏將後漢書此段

本文讀成『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實與本文文意吻合。不僅如是，普婁飛亞氏對「海東」、「海西」、「海北」等名稱，亦與夏德氏意見相異。夏德氏指「海北」爲美索不達米亞地方，而普婁飛亞氏則排除此說，以爲「海北」係波斯灣北部地方的總稱，故未必僅限於美索不達米亞一地。又夏德氏雖將「海西」限制爲紅海，但「海東」、「海西」的名稱，均以波斯灣爲目標，而有此種稱呼的，故普婁飛亞氏以爲「海西」即係苦國（Shem），亦即係敘里亞的本部（見 *Mystery of Ta-ts' in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85, Vol. XX, P. 74-75）。據我儕所考，魏略及後漢書的著者，未必樹立過紅海和波斯灣的區別。例如魏略對於波斯灣頭的澤散國，記載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又在他處記載云：『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苟從此種文意推之，著者對於阿剌伯半島的觀念，似並不知「此島突出海中」，一如我儕今日實際所知。因之，在著者眼中，兩海毫無區別，似爲連續的海水。故「海西」係指此海以西的國家；「海東」係指此海以東的國家；而「海北」則係指此海以北的國家。後漢書既記載「有飛橋可渡海北諸國」，故似稱安息條支（美索不達米亞·卡爾地亞等）等幼發拉底河以東的國家爲「海東國」，稱幼發拉底河以西，阿剌伯沙漠北部地方爲「海北」，而稱接近地中海的敘里亞·腓尼基·巴勒士及埃及等爲「海西」。

據夏德氏之說，漢史著者，以爲安息通大秦有三條路徑。其一，即自波斯灣頭安息的安谷城，迴繞阿剌伯南岸，入紅海，至阿剌伯的婁鑑（Rakem），即忒忒拉（Petra），再自此處路分二岐，一趨巴爾米拉（Palmyra），一趨伽柴（Gaza）。其二，即自安谷城，經由美索不達米亞，渡幼發拉底河，而至敘里亞都城安的烏克。其三，自安谷城，經

由巴爾米拉而至安的烏克的沙漠路。但據余熟讀魏略及後漢書本文所得，僅見二條道程，並無三條。其一，自波斯灣安谷城出發，迴繞阿剌伯南岸，入紅海，上陸於苗司·霍爾姆司或亞爾錫諾（Arsinoe），經陸路而至亞歷山大城的路徑。另一路徑，則自安谷城通過卡爾地亞、美索不達米亞，渡幼發拉底河，更西轉而至安的烏克，渡奧龍底斯河，出地中海，自此處航行，上陸於埃及的賓爾泰，經由溝渠，或尼羅河支流而至亞歷山大城。後漢書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又魏略云：『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夏德氏目此爲巴爾米拉路徑。但本文中既有『人庶相屬』、『人民相屬』等語，則令人難目之爲巴爾米拉沙漠路。且一如夏德氏所說，普列尼氏（Pliny）既稱美索不達米亞爲“Λεονοβόρος”（獅子成羣之地），則上引本文亦必是記載自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經由安的烏克而至大秦（即埃及）的路徑。

大秦國國都爲埃及亞歷山大城，而非敘里亞的安的烏克城，依據上引魏略所記海陸兩道的文義，業已明瞭，此外尙足以確證此說者，即當時欲自安息至大秦的人，大致均經由海道而行。據後漢書條支國條，和帝永元九年甘英使大秦時，抵條支國，欲渡西海。又在同條中，記載自安息西界之于羅國，南乘海，乃通大秦。據魏略，如欲自安息界安谷城，至大秦則直截海西。又載自波斯灣頭的澤散國，西南至大秦都城。又據魏書，自條支國至大秦，渡海曲波斯（波斯）一萬里。自上引各條文義推之，大秦國本地之爲埃及，不難知之。

又魏略云：『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則可知水道係安息至大秦之捷徑，漢人最先所知者，即係此條

航路。復據此書所載，波斯灣頭的澤散國至安的烏克附近的驢分國，「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同時記載曰波斯灣頭的安谷城至大秦，「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若依夏德氏的主張，大秦都城果爲安的烏克，而大秦本地果爲敍里亞，則自安息至彼處的旅客，何故不取「危險少，時日少」的陸道，而大都取「危險多，時日多」的海道？甚難解釋。但如從余說，將大秦都城，目爲亞歷山大城，將大秦本地目爲埃及，則此種疑團，自然冰釋了。

案後漢書及魏略所載，大秦國在當時的西域中，係文化最爲煥發的國家。漢人雖屬傲慢，亦稱許大秦爲「與己匹敵」的國家。且此國又產各種珍貴貨物，以富饒冠世界。當時在西部亞細亞方面，有如此資格的國家，祇有羅馬屬領的埃及國而已。上古的埃及人，因並不如波斯人、亞敍里亞人、印度人等熟知航海術，所以並不遠出海外，從事通商貿易事業，祇經阿剌伯人之手，輸入東洋產物。在提比司（Thebes）朝及門菲司（Memphis）朝，埃及之所以能隆盛無比者，全然由於此種關係。其後自亞歷山大大王（Alexander the Great），在尼羅河口，開設亞歷山大城以來，此地愈成爲東西兩洋通商之要樞，降及普托婁馬游司（Ptolemaeus）朝，愈形獎勵通商貿易，在紅海西岸，開闢亞爾錫諾、苗司、霍爾姆司、倍婁尼基（Berenice）等互市，場因此阿剌伯、波斯、印度等地物品，爭集此國。但當時埃及的希臘人，尙不知利用貿易風，所以海上的商權，依然留在阿剌伯人掌中。及至羅馬人領有埃及，在一世紀中半，希巴洛斯（Hippalos）發見貿易風之後，此地的羅馬人及希臘人，纔始遠航外洋，與阿剌伯及安息爭商權，幾成壓倒的優勢。漢土得悉大秦之名，殆在此時？同時，羅馬人最初知有產絲的中國，並且僅

知牠的別名塞勒司 (Seres) 或塞列加 (Serica)，想亦在此時。如是亞歷山大城，一方面集中地中海沿岸的物產，另一方面，則招致阿非利加、阿剌伯、波斯、印度、中國等地東洋貨物，因此，世界珍品，無一不匯集於此。據文生 (Vincent) 氏之說，當時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在地位上，雖亞於羅馬城，但其富則冠於世界。埃及既如上述為重要之國，故奧格司帝 (Augustus) 並不以之劃為都護 (Proconsul) 或廷尉 (Praetor) 所領，而另置知事，定為皇帝直轄之地。由此而言，亞歷山大城，即在資格方面，較之敘里亞的安的烏克，亦優而不劣。

依據以上考證，漢魏時代的大秦本地，係羅馬屬領的埃及，頗為明白，但在魏略本文中，與此種推定，有矛盾的記事二處。其一，記載位於幼發拉底河上流的驢分國，去大秦僅二千里。如目大秦都城為亞歷山大城，則距離過短。但埃及為大秦本地，自本文全體而言，亦明顯而不容懷疑，故此處所記里數，祇可斷為著書之誤。另一矛盾之點，即為記載大秦都城有五宮事，此點雖與安的烏克的「四城」(Tetrapolis) 相類，但僅有此點相似，亦未能否定「大秦都城是亞歷山大城」。

大秦國方位決定之後，始可正當解釋此國古名犁靬國的名稱。犁靬之名，為漢土所知，在武帝遣張騫赴西域之時。漢書張騫傳云：「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犁靬、條支、身毒國。」又於西域傳烏弋山離條云：「烏弋山離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犁靬，條支接。」而後漢書及魏略記載云：「大秦古之犁靬也。」（譯者按後

漢書第八十八卷西域傳第七十八，原文云：「大秦國一名犁靬。」而三國志魏志第三十卷註內所引魏略原文云：「大秦國一名犁靬。」至於張騫，尙屬公元紀元前一二六年至一二〇年間事，而史記的編纂，則在公元前九五年。當時羅馬國在亞細亞方面，尙未